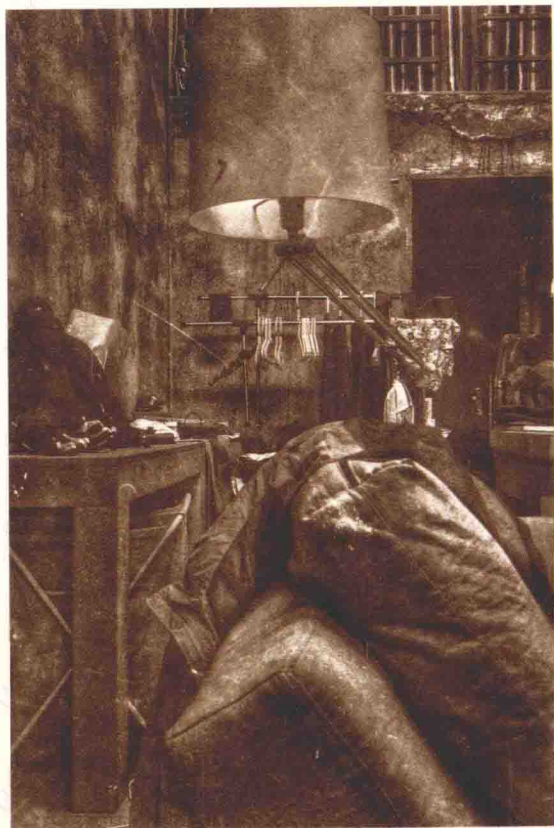


晋军新方阵

◎ 张乐朋 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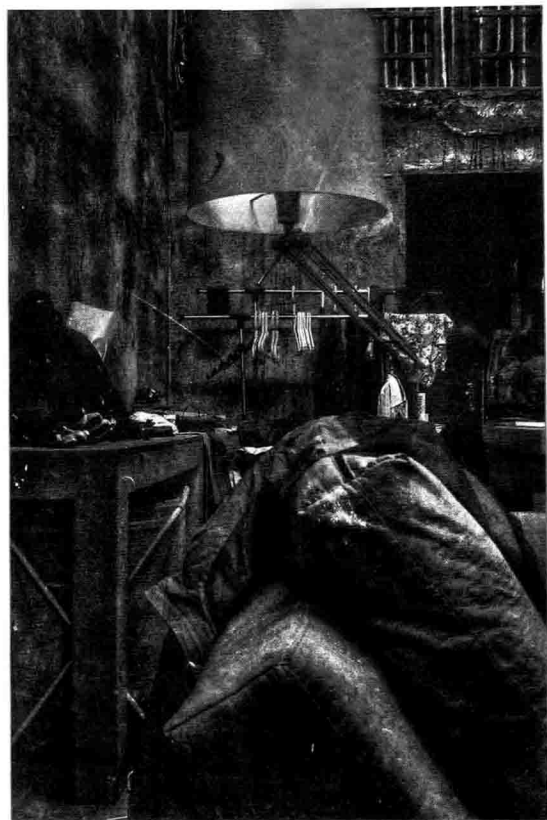
乱结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 张乐朋 著



乱结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结层 / 张乐朋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457-0949-0

I. ①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0061号

乱结层

著 者: 张乐朋

责任编辑: 任俊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 / 32

印 张: 14.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949-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晋军新方阵》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张明旺 杜学文

编委会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赵建平 梁跃进 潞 潞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孔令箭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一向被视为“文学大省”。其中的标志性文学现象，一是“十七年”期间赵树理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二是1980年代更具现代意识的“晋军崛起”一代作家的出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不难发现，真正以其创作实绩活跃于当代山西文坛者，实际上已经是一批大抵出生于1970年代左右或者1980年代以后的新锐作家。虽然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创作成就的高低也不够整齐，但能够有三位作家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不少作品频繁不断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或选载，都充分说明，这批晋军新锐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假若将他们放置

在全国文坛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少数省市之外,如同山西这样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组织出版这样一辑《晋军新方阵丛书》,一方面固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以组织化的手段坚定有力地助推新锐作家在现有基础上向更高的思想艺术高峰攀登。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入选的王保忠、孙频、杨遥、闫文盛、手指、小岸、张乐朋、杨凤喜、陈克海、李心丽这十位新锐作家,皆一时之选,他们近年来所取得创作实绩可谓有目共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辑十册《晋军新方阵丛书》的集中推出,仅仅是省作协助推计划的第一步,入选者是清一色的小说家。今后,我们不仅会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而且还将把关注视野由小说而渐次扩展到其他文学文体。

尽管说这批晋军新锐作家年龄尚且相对年轻,思想艺术也仍然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在实际上已经不算短的写作历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较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艺术特点。

首先,是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

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乡村世相的观察与描写。他的中篇小说《万家白事》，题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陈源斌的那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的《万家诉讼》。福生因为矿难而不幸去世，本来应该引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悲伤，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一点赔偿费，一家人居然陷入到了疯狂“内战”的状态之中。人性在威权资本时代的被极度扭曲于此可见一斑。小岸的《车祸》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真正呈现着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亲情人性在强硬的金钱面前的一败涂地。从这种一败涂地出发，小岸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着可谓是格外沉潜的思考。孙频的《月煞》，书写表现的是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有在母亲自杀之后，生活与命运的真相方才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在不知情的女儿面前渐次打开。小说的一大成功处，在于对强悍无比的外婆形象的塑造。惟其如此，批评家何向阳才会认为，“小说中的外婆形象，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小说中最难忘的，她的哀哀无告一下子变作了一往无前，当她坐在欠债人门口六天六夜，当她啃着冷馒头铁下了心，当她用火炉子上的热水浇下自己的面目时，我的心为之震颤。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人，她要举起闸门，让孙女出去。1983年出生的女作家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个性的

人物，令人感叹”。陈克海《搭台唱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复杂丰富现状的有力揭示上。通过民营实业家王拥军的发迹及败落史的细致描摹，陈克海对于当下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权力与文化以及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都有着足称透辟的尖锐审视。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山西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也须得承认，这批新锐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毕竟已经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一种现代主义影响的存在，对于这批经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锐作家来说，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正因此，以一种形式上大胆的实验探索而尖锐切入到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晋军新锐作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书写表现着一个被现实生活严重戕害的底层青年，被迫在那个著名的圆明园里如同野人一般地与世隔绝地孤独生存达数月之久。其中，一种存在主义层面上强烈荒诞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手指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习惯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复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合理征用，而对于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加以深度的透视与表现。闫文盛的《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一篇，看似展示的是一次看似寻常的相约出游活动，但在日常场景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上的茫然状态。杨凤喜《固若金汤》的故事起因，只是一把毫无来由的钥匙。但就是如此一把没有来由的钥匙，

却最终导致了人物的精神行为失常。以上种种,皆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方面的切实例证。

第三,是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的格外偏爱与坚守。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一种文学传统。无论是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其他几位作家,抑或还是“晋军”中的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一些的王祥夫、曹乃谦等,都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表现不俗,颇有生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到了这批新锐作家中,仍然有几位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张乐朋、李心丽,这一方面的表现都特别抢眼。张乐朋的《快钱儿》意在展示矿工的不幸命运遭际。作家重点描写表现永年和镐头两位矿工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女人的饥渴。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李心丽的《悬着的愿望》,由一个普通农户刘翠花一家关于住房的困境而最终切入到了关于乡村政治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只是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但作家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悲悯情怀却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坚守短篇阵地,而且在短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方面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对于生活横断面的巧妙切选,抑或还是对于更具艺术张力的现代心理结构的大胆实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人们都说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一众作家都趋之若鹜地竞相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山西的这些新锐作家能够耐得

住寂寞,执着坚守短篇小说阵地,诚属难能可贵。

在充分肯定晋军新锐作家创作实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创作仍然难称完美,仍然有着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艺术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仅要扎根于生活的厚土之中,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对于生活有更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把握。“风物长宜放眼量”,真心希望这批新锐作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以他们更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得山西“文学大省”的称号更加名实相符。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 001 / 快钱儿 KUAQIANER
- 027 / 买房记 MAIFANGJI
- 059 / 一束莲 YISHULIAN
- 151 / 汽油真香 QIYOUZHENXIANG
- 206 / 涮 锅 SHUANGUO
- 228 / 绣文的草样年华 XIUWENDECAOYANGNIANHUA
- 274 / 卢布的皮夹 LUBUDEPIJIA
- 284 / 婚姻动了 HUNYINDONGLE
- 323 / 乱结层 LUANJIECENG
- 345 / 边区造 BIANQUZAO

374 / 童 鞋 TONGXIE

386 / 偷 电 TOUDIAN

394 / 走满风中的步子 ZOUMANFENGZHONGDEBUZI

KUAIQIANER

快
钱
儿

1

热水冲荡起来尿骚味能把人熏死，永年哈腰出了热气蒸腾的浴室，扶着墙深吸一口气，堆在肩头上的肥皂泡沫沙沙地响着，发出轻微的爆裂声。更衣室里的空气也很齁齁，好在几扇窗户的玻璃掉了，清晨的凉风吹进来，味道稍许淡了些，也凉快了些。

永年挑了一张那种木条钉成的榻凳，软软地趴下，脑袋里阵阵跳疼，缓慢滞重地转着圈，似乎有个圆锯片在里头转动，那种疼法，快要把脑壳切开了，他闭着眼睛忍着，这是血压又高上来了，吃了一年半卡托普利了，从过去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加量到现在的一天三次，一次两片，药劲儿越来越不管用了，尤其怕进澡堂，热水一腾，就头晕眼黑，可又不能不洗，不洗换不转衣服。穿着窑衣升了井，脱了窑衣浑身黑，黑透了，咳出来的痰赛炭块，尿在地下的尿是黑水。洗澡不是事，血压才

是事。

忍过去了，就好受一点儿。他略略睁开眼皮，看见数不清的光脚光腿过来过去，干的、黑的、白的、湿的、粗的、细的、长毛的、淌水的，乱七八糟。近旁的人不时会将绞干和抖擻毛巾的水滴甩到他的光身上，甩到他哪儿，他哪儿的皮肤就自己哆嗦一下，弄得他又难受又舒服，说不清楚。浴室里传出外地人吱哩哇啦的叫闹和怪声怪气的嬉笑声，浴室还窝音，混在哗啦啦的水声里，格外热闹。他分不清四川和湖北人的口音，和他一起下窑的外省人主要来自这两个省，还有几个贵州和河北的，这些外省人的气力老也使不完，在井下刨了一宿煤，上来还是和猴子一样活蹦乱跳，在水龙头下你追我赶，互相拽扯毛巾，当玩具耍弄。

他打心底里羡慕这些后生们，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今天，让高血压压得趴在凳子上。

“这老驴是咋？倒架了？”随着这声笑骂，一条湿毛巾啪叽抽在他的光腚上，他叫了一声，本能地抬了一下屁股——是镐头，除了镐头，没人这样开玩笑。他往一边挪了挪，又气又笑地骂：“你这片熊嘴，没一句人话。”

镐头嘿嘿笑，没有坐的意思，将一条腿搭到榻凳上，使劲儿搓擦。他一抬头，看见镐头胯下之物在高处湿漉漉地晃动，毳毛上的水珠亮晶晶地摇摇欲坠，他又往里边挪挪，难为情地扭过脸笑道：“你他妈的，一点不讲究。”

他的话没落地，镐头顺手又抽他一记：“讲什么舅，还讲姨呢！”

镐头瘦长脸，窄脑门，尖下巴，脸皮全靠两个颧骨疙瘩往

开撑着，面貌全无福气。他有官名儿，但没人叫。

有个三十郎当的四川人在旁边凑热闹，说：“对喽，跟镐头嘛你就要讲小姨子。”镐头马上逮住话头说：“说得对，叫你小姨子来，咱给她讲究讲究。”更衣室里的人哄笑，许多人光着身子，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形态各异。

镐头的媳妇被解救回云南后，一直打着光棍，四川人情知这样斗嘴要吃暗亏，便说：“说的是个锤子，回家给你小姨子讲究去，离得近些儿。”说完走到一边去了。镐头镇定地把小腹上的乱毛梳成两撇弯弯胡子，抹了肥皂定型，有人笑倒了，他不急不恼地继续纠缠：“我有还用你这灾民支援？”镐头恶毒，嘴不饶人。众人哄笑，镐头得趣。那四川人不敢接话了，说：“没小姨子找你妹子儿。”胡乱换过衣服，匆忙走了。

镐头和四川人斗嘴时，永年趴在凳子上听笑话，也许是放松了，脑袋里的疼劲儿渐渐缓过来了，他扭过脸来，正好看见镐头小腹上的胡子。镐头也回过头来，问他今天做啥？他没搭理，只顾笑了。镐头说：“笑啥？问你话哩，马瘦毛长屁眼深。”说着又照他屁股抽了一记。

“这个熊”，永年被打急了，一把抻住打过来的毛巾说：“上了一宿班，除了睡觉还能做啥。”

镐头刚要笑了四川人，脸上的邪劲儿没退，似乎余兴未了，一使劲拽回毛巾说：“一白天呢，你都能睡了？砸皮碗儿去吧。”

“滚蛋。”

砸皮碗是矿工们使用的一句黑话，意思是到小旅馆买春。

镐头换过腿说：“一天挣着大几百，就舍不得给自己花个

三头五十。你又不是老砸。”

他见镐头绕不开这个话题，努力解释，他不是钱物多少的事，他是老了，没那么大的火性了。镐头诡谲地笑着，毛巾搭到脖子上，猛地弯腰将他掀翻过来，扳住他的肩膀和胯骨，笑道：“老师傅，撅得高，你们都看看，这是老了，还是不老实？”

周围那些人都扭过头来，上上下下瞅着他笑。

他实在没防镐头会来这么一下，慌忙挣扎着爬起来，将毛巾掩住胀大的身体，两腿夹住，退到一边坐下，腾出手去扇镐头的肚皮，狼狈不堪地骂道：“你这熊人，没一点正经。”镐头后撤一步，啪啪地抖了抖毛巾，嬉皮笑脸地说：“鸡巴正经，你来点，我瞅瞅。”

永年哭笑不得，说不出话来，山炉野场，没理可讲，骂两句了事。

镐头比他小十七岁，那年在桥堰下窑，坑下透水，他俩跑不出来，他拉着镐头躲到一个高出水面十几米的工作台上，在上头困守待救三十多小时。那次事故有惊无险，但是，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成就了一段忘年交。后来，镐头到了振兴煤矿，就把他也叫来了。

镐头擦干身子，开了衣柜，他不着急穿衣，摸了两支烟，自己点了一根，转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接过烟来对着火，香香地抽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徐徐过滤出来。镐头在侧面看着他脸前弥散开来的烟雾，放低声音问：“想不想挣个快钱儿？”

他眼睛亮了一下，随即黯淡下去，盯着烟头，淡笑一声：“快钱儿？拿啥挣？又不是那啥，劈开腿就有收入。”

镐头朝他吐了一口烟，说：“你看你看，正经跟你说正经，

你××就不正经了，照你这说，男人就不挣个快钱了？”

“我没说你，我是说我呢。咱这属鸡的命，到甚时不是刨一爪吃一嘴，上哪里挣快钱？”他趴转身继续说，抓彩票咱没手气中大奖，炒股票咱不会，也没本钱，当个贪官，咱还没那命呢。说罢，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烟灰顺着红火烧到过滤嘴跟前。

“还有抢银行，”镐头狞笑着说，“你少说了一项。”

“那营生更不是咱这号人做的，白说呢。”他捏着烟蒂，又嘬了两口。

“那也不尽然，”镐头超然地说：“咱先不说那没影儿的事，就说眼下，我记你说过开三轮车卖菜，那你会骑三轮吧？”

他把烧焦的过滤嘴扔到地下的水渍里说：“你也会骑，骑摩托和骑三轮还不是一回事？”

镐头弯腰咳出一块黑痰，然后起身笑道：“×，你这话，你骑老婆和骑西宫娘娘是一回事儿？”西宫娘娘是唱歌的，矿工们互相寒碜，就拿来过嘴瘾。镐头说到西宫娘娘，永年下意识地夹了夹腿，提防镐头捣乱，不过这次镐头没弄他，继续给他说挣快钱的事。

听到最后，永年听明白了，镐头拉他到马山那边一个没办照的私人煤窑干活挣钱，今黑夜去，明早赶回来。明日他们倒成二班了，吃了晌午饭才上班，误不了。镐头最后说：“就这么回事，最多干三个钟头，少还不挣他个百二八十，这还不是快钱儿？”

他略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镐头。

2

早饭没吃食堂，出了澡堂，永年穿过饭街，直接回宿舍。饭